PL
2705
0855
1725
V.4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四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青錄

謝靈運遊山記、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今一桐孫烏有、

揚雄五經鉤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卽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按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鉤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出起須臾粉堞青甃爾亘數里樓臺轇葛姝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濰山市同化城

海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閭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㝃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 今中土大旱輒謠某婦產旱魃聚衆捽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借言恃衆以私逞者此惡俗也事昉於此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

乎然而謬謬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爲焦冥　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

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　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帝京景物畧載石鼓源流不及檝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𥹋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

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
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
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
爲公允直當著爲令閩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
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

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年儼然
不可跡矣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
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

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旣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按此卽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爲和、以籃爲藍、謬矣、

王韶經略熙河、番酋俞龍琦舉泉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見韓詩外傳。○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

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

臺改滅明祠祠璢視大昌泚否

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居也　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為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為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蕚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為名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

畢州中重晏詩曰、世學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字揖文江。惜賞雲歸堞、留歡月在窗、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爲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有此說。豈永不

讀金縢耶或書緯云然

予鄕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爲夃也秦以市賣多得爲夃夃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彀夠之夠餘也

龍涎香眞者、雨中焚之輒熖爆有聲以此爲驗、京師一老中貴爲予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予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爲弗祥、旣割乃審爲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在見人煙驟集之地鷄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干寶搜神記　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才必然然見伏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讚曰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部方物記虞姬之妄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逼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寬傷皃殆二妙也

汴梁閶司爲朱温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刳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閶萬歲寺亦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爲劒右見劉敬叔

異苑、魚腸形也兎腸豈眞鐵乎。

政和間、忽弛黨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荅曰、上帝所、値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爲坡公抱憤者。足令京卞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譎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寃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撾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寃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爲秋刑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

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爵爲蛤皆不言化也見霏雪録子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松也美人化爲石不聞石復化爲美人也惟今賊旣向化不久即復其本形是眞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邪弗許見揮麈錄鞫獄事有嫌怨此直爲賢者避嫌怨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日鞫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皐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爲尊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詆矣

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蔡照之見劉向別傳　不知與天祿孰是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鑒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

雞跖集武㚇君食河祗脯注云乾魚也又武㚇志漢以乾魚祀武㚇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嬌翠濤好對玉薤

急就篇服瑣緰投紫茲與枲連注服瑣細布織爲連瑣之文緰紫緆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爲正

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刹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

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爲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画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致所謂寫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畫梅放

作支離肥白堵芬木常問之荅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平所畫祇自娛耳旣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也此湯垕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眞而自作多不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贗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

謂此畫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

六如一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爲畫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屋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羅漢不在揑怪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眞像在京師見十八應眞橫卷皆故作牛鬼蛇神狀展閱數過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獰耳勿論眞贋卽眞出休公手亦何

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人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氷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北郭先生之配

湯垕畫鑒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揷之奇之駿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爲郭忠恕畫或即賢

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唐畫龍圖在東潮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

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緗畫之潤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韓晉公滉好畫牛戴嵩爲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黑牡丹隱隱如聞々陰朦朧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

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爲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穠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絹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辦且詫余曰君常誚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子十指間娉婷多矣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

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
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
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
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爲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
造酒忘下麋耳

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
文麤筆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
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

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綿衍靡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閭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輿皆寡婦也唐書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

于文定曰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汚濁所溷矣此最快論女閭七百葢亦陰寓以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

林四語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忩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爲文單行者易工而儷偶者難妙也

巳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傅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嘏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熟胷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世又無

力爲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爲鐫於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鰒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鰒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泅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鰒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鰒魚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鰒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

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皖以鮮鰒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鰒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鰒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鰒爲奴耳

鮝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云粤中僧以蜆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爲白小詠矣然皆

無賴掛褡所爲稍持戒律者即委頓不至藉經言爲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犢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嘗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魑魅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

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子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舃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儳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葢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

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予而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右短壁上、波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爲之眩。州人有爲墨刻者、有畫爲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爲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爲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以趙州所賣水倩秣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畱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冠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隸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爲無以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爲

牽牛織女相對形穿上爲花穿下爲草製甚古
賢兒子在浚因有曝書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
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爲激賞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氈褥錦
繡一條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
今猶行之嶽人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
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爲能益元陽江南
北皆以胞衣爲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

家愼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往爲產媼劈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爲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疱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疱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疱衣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尢爲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爲然夫忍於殤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

尚不爲況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爲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糊褙耳此語殆爲太倉新安發

蕭伯玉曰近時爲文工爲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既貴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厮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況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

臣意且有不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文心

商丘徐爾黄麟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似矣卒以為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敘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内之言擇其雅者為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

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於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盧陵眉山諸子乎諸子之於馬遷猶顏曾思孟之於孔子也道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盧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

不可爲儀者也。夢陽景明謂爲文本於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丘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黷龍近

夜以一吟耳悽兮目駴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
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
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燿爲也今
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
已若欲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縠紋之
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
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
氣也水之所以濬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
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沿然而柔然

有能劃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褁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膻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爲膏所沾印硃爲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

用腯爲古、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團玉、月底依微露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淚滴氷壺句、先生謬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蕉之前車故作此畀猥耳使自矜揖客此君彈章又歘歘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淼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歎賞爲之延譽因卽以石倉爲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兌諸生徐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

善作画、所爲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爲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於小西湖之側、余爲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爲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

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滿甕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溯黄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棃花春爲第一邑中張未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艮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棃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爲奴僅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洺關向李浦珠

索洛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竟也眞餔糟歠漓之言予爲失笑

濰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有士紳家自作粗麴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飲金露太苦玉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宜人也

章丘羊膏酒東省重之闈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也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繁言矣、予在京師時過戚畹魏冷菴、（師貞）冷菴留予嘗酒、罇罍雅潔、殽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徧品也、都城破、冷菴盡驅眷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覘、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

冷菴雙趺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煑、則痔立發、京師人槩灸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煿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滄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脩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温陵、黃東厓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爲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

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內丘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凉、頗宜予、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闕、獄事方急、不敢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予栢子亭中、又饋瓜瓤酒五經去、予有深危隸事瓜瓤酒小雪留人栢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栢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齵齺者音嗚嗚唱梁州調也。

唐藩鎭國中尉碩熿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大乙壬遁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爲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丘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戍籍幼時太常公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

將爲卒伍矣及司徒貴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徧貽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爲之儷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虞山云小青本無其人其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一二流傳者衆爲緣飾之耳但虞山云傳出譚生手而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爲之小白梓之耶抑竟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敘傳勝小白舊傳殊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爲春波影荆溪吴石渠譜爲療妒羮詞皆縟麗可觀卽無其事文人游戲爲之亦何不可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眞娘者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

果有揚子雲否並眞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岩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第一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公旣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老人云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

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第以母事為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權則佐龜齡劾侂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侂胄之黨為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侂胄之黨有為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柰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典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為

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迎童子聞之驚愕奔竄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子連摑之李將辭夫冢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沈不得又大慟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强拉童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蹄地呼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隕涕李生含章輩見而心惻乃共爲籌畫語衆曰急縱童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輩童子踉蹌去衆咸慮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蔽日

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十跪風中爲童子禱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歸汝錢李初亦廹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懾於風異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吾來取婦非取錢也李生合章輩與鄉之李翁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爲母子如初范箕生吏部爲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欝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

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

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眞狐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画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

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此眞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爲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爲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倣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諭余鄉夏邑人工爲詩有西園公子集少

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皐冒伯麐當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甚衆伯麐守師說抗詞抵拄憒楚人之訾謷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

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爲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爲

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繳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熒惑星化爲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詐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夥賾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樽櫨棖闑流漪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甓、今人類疑是甓、不知甎也、吳人謂甓曰甗甎、見爾雅、

黃伯玉曰、余謂子弟為文、以品韻為主、而次公尊以氣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纔得敦龐之狀、無搖尾乞憐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

呂豫石司農為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綠川璧為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沈抗聲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不患不為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平不捏腔做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為師傳、侈其化後、騎狻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

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處只是一眞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爲删去以存此老眞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也此老議論老實蹤跡平

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知也

仙遊唐梅臣爲諸暨令既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王季重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贋梅臣語人曰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必不

須擇毫運腕耶予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轂少變吳歈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卩一響詩道寖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為野路

詩其實一字不覩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詞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人各爲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爲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爲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

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

趣異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画爲寄以画爲樂者也寄樂於画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褁氊縳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卽使由漁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画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

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為口目而施菴羽鱗鬐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昭武文纘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甖中績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為粻脯大吞小强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躭躭而覬聳身搏之既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

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即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戲啓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須豆擊蠅何歟虎傾精於茲豆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

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横押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梏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倒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獻厭不振如下俚衣裳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

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有爲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實可喻道及見楊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了徹也

因樹屋書影第四卷終